



# 一位漂泊半生的加拿大人在重庆找到了最暖的归宿 “这里的人会对你笑”

## 他眼重庆



重庆晨报 联合出品  
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融合新闻实践工作室

每周三傍晚，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一家开了19年的披萨店里，英语角活动总是准时开场。75岁的加拿大人彼得是这里的常客，总爱随身带着自己写的书稿与人分享。谁能想到，这位笑声爽朗的老人，13岁便离家流浪，曾在-30℃的街头露宿，半生辗转，几度被世俗视作“失败者”。

2010年，一位重庆女子让他停下了漂泊的脚步。16年过去，彼得在这座城市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归属感。他说，重庆比加拿大暖和多了——不是因为天气，而是因为“这里的人会对你笑”。他拿起笔，把前半生的蹉跎写成了四五十万字的故事，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每一个迷茫的人：“如果你放弃了，你就什么也做不了。继续相信，你就能做到。”从流浪异乡到扎根山城，老人用平凡日常书写了一段温暖的跨国城市故事。



彼得读自己的故事

### “嗨，彼得！”

彼得是英语角的常客。每周三傍晚，他总会准时出现。一进门，便有人招呼：“嗨，彼得！”他笑着挥手，用带着加拿大口音的英语问道：“今天你好吗？”在英语角，他不像远道而来的异乡人，更像大家熟悉的老朋友。

刚到重庆时，他几乎没有社交。一次偶然，他走进洪湖东路英语角，一待便是13年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又陆续参与了重庆多个英语角活动，慢慢在这里扎下根。在他看来，重庆的英语角有着难得的平和氛围：“在其他地方，交朋友的场合大多只有酒吧，但人们喝醉酒就容易起争执。”而这里的人大多为练口语、交朋友而来，没有戒备与喧嚣，只有松弛真诚的交流，这份安心让他格外珍视。

英语角的年轻人总爱围着彼得聊天，“友好”“随和”是大家对他最普遍的评价。朋友伊森记得，初见时彼得穿着利落皮外套，看起来是个很酷的老外，深入了解后才知晓他人生的曲折。即便历经坎坷，彼得的谈吐与文字里始终藏着乐观与通透。他常和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感悟：“很多年轻人觉得国外到处都是机会，但我得告诉他们，不看新闻，你会一无所知；看现在片面的信息，你会被误导。要么不知道，要么知道的都是偏颇的。”也正因此，他格外珍惜每一场跨年龄的真诚对话。

对彼得而言，英语角早已不是简单的交友场所，而是联结天南海北陌生人的温暖社区。他坦言：“如果每个人都只顾着看手机，却不和旁边的人交流，那你可能会失去很多。”更打动他的是这里的稳定感，英语角像一个永远不会移动的坐标，即便有人毕业离开、移民海外，大家也会通过邮件保持联系。漂泊半生从未有过的归属感，让他第一次真切觉得，自己属于这个地方。

### “重庆暖和多了”

英语角的温暖，是彼得与重庆的第一次握手。走出那间小小的房间，整座山城的市井烟火与朴素善意，让这位加拿大老人真切感受到了踏实的归属感。

早些年彼得去过不少城市，主动打招呼常得不到回应，人们总是步履匆匆。但在重庆的街头，总有人路过时对他轻轻点头微笑，小区门口的保安每次看见他都会挥手，用重庆话喊一句：“老师，回来了啊。”大学城的保安远远就会和他打招呼，就连公交车上的邻座陌生人，哪怕语言不通，也能靠着比画聊上好几站。起初他还会下意识警惕，如今早已习惯放松地回以微笑。彼得说，这种被人“看见”的感觉，在加拿大是没有的。“你知道吗，这很奇妙，”他笑着，“这种感觉，就像有了一个朋友。”

1998年，彼得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便惊叹于深夜街头的热闹烟火。定居重庆后，他更感受到这座山城独有的市井气息：屋内的麻将声与楼下的划拳声交织，江边台阶坐满乘凉的人，人们在烧烤摊旁、龙门阵里鲜活地生活着。“在我的家乡，冬天经常-10℃，人们下班就回家，晚上很少出门。”他轻声说，“但在这里，人与人的互动更多，身边的人给了我太多人情味儿。”

他曾在自传里描述之前的孤独：“天地间一片漆黑，万物泯然，唯余我自己的呼吸。”正



彼得(右)与英语角的老友

因体会过极致的孤独，他才格外感慨：“最孤独的人往往在人群中——因为没人跟你说话，没人看你，什么都没有。但重庆不一样。”来渝16年，他总说：“重庆暖和多了。”

如今，75岁的彼得依然背着旧书包，准时出现在各个英语角。他很庆幸英语角还在，庆幸还有一群人愿意坐下来，认真问一句：“今天你好吗？”

### “原来我也可以写一本书”

山城的烟火温暖与踏实归属感，点燃了他压抑多年的创作欲。这位前半生饱经坎坷的古稀老者，在文字中与过往和解，也收获了重新生长的勇气。

彼得坦言，自己从小不被重视，从未得到过表扬。“12岁前，我就觉得自己‘永远不够好’。”他自嘲地笑了笑。13岁他便离家流浪，靠最底层的体力活勉强糊口，成年后又经历多段婚姻，前半生始终被“失败者”的标签裹挟，几乎从未尝过被认可的滋味。

来到重庆后，英语角里各行各业的朋友听完他的经历，总劝他把故事写下来。带着“我真的可以吗”的迟疑，彼得开启了写作之路——这不仅是创作，更是一场迟来的自我治愈。“原来我也可以写一本书。”10年间他写下至少4部书稿，共四五十万字，前半生的蹉跎岁月，化作了笔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故事。

他的创作理念始终明确：“你要爱自己，要有自信，更要明白我们都会犯错，别让一两个错误击垮你。如果你放弃了，你就什么也做不了，继续相信你就能做到。”这份力量也传递给了读者，曾有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主动索书。“我告诉她，如果这本书能让她好受一点，就拿去。”彼得笑着说，“我很开心，有人能从我的书中获得力量。”

如今写作已成了彼得日常的乐趣。他笑称：“我以为自己英语挺好的，结果有很多简单的语法错误。所以我现在用人工智能修改我的书，有一次它一章就查出了150个错误。”他坚持用通俗语言写作：“我没上过大学，更没拿过英语硕士学位，大家又不是英语博士，为啥写那么难呢。”亲切的文风广受好评，也让彼得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创作价值。

在重庆的温暖包裹下，彼得终于走出了被否定半辈子的灰色过去。比起写作的成绩，更让他珍惜的是重新学习、表达与生长的勇气，就像他在自传里写的：“我仍在路上，仍

在学习，仍在生长。”

### “我无比感谢我的妻子”

在自传的扉页，彼得写道：“我无比感谢我的妻子。”对他而言，写作能够坚持下来，离不开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默默支持。“她不太会说英文，也有点内向，不太愿意来英语角，但在很多生活上的事情上，她一直都在支持我。”说起妻子，彼得总是带着笑，神情平静而满足。

60岁那年，彼得遇见了现在的重庆妻子，漂泊半生的脚步终于停下来。他决定留在重庆，在这里安度余生，这也让这个异乡人在重庆真正扎下了根。

每年除夕，彼得都会和妻子回岳父母家过年。重庆的年味儿，总绕不开麻将和火锅。彼得喜欢看老人们打麻将。路边支一张桌子，4个人拿板凳坐下，一下午就过去了。“这不是赌博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一种让大脑保持活跃的思维锻炼，但是我学不会，速度太快了。”彼得边说边用手势比划着。被问及能否接受重庆的辣时，彼得摆了摆手，“我对火锅过敏，试过但尝不出味道。”他无奈地说道，“我的妻子爱吃火锅，但她每年都会因为胃不舒服进医院。医生叮嘱后安分两天，又忍不住想吃，于是我们又去跟医生见面了。”彼得幽默地称，这是一个“甜蜜但折磨人的循环”。

前不久，彼得去看了红色情景剧《重庆·1949》。他听不太懂台词，但当炮火声响起，座椅随之震动时，全场陷入一片安静，只有他的心跳在胸腔里轰鸣。他看到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硝烟，还有重新焕发生机的新重庆。

### 记者手记

#### “这里的安全感，我前半生从未有过”

“在这里，我不用担心有人会伤害我，这种安全感是我前半生从未有过的。”彼得的声低沉下来，回忆起年轻时那段艰难的日子——为了活下去，他学会爬树摘果子，在丛林里寻找一切能果腹的东西。彼得补充道：“我见过太多同龄的年轻人冻死在街头。人没有保暖的衣物，在-50℃的情况下，你最多只能坚持5分钟。”

“如果想要活到明天，你必须计划，你必须找到食物，你必须找到庇护所。那段日子太悲惨了。”他说，“所以，我很庆幸重庆现在没有这样的生活。”沉默片刻，他又缓缓说道：“中国人也经历过很多苦难，尤其是重庆人。我想很多重庆的长辈都记得那些艰难的岁月。原来，我们都有各自的伤痕。”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，自己为什么会在重庆感到如此安心。

咖啡馆外，几名同学笑着走过，声音隔着茅草屋顶飘进来。彼得端起热美式，轻轻喝了一口。当他第一次走在重庆起伏的坡道上时，或许不会想起那些爬树的日子——同样是向上的攀爬，一个是为了活命的挣扎，一个只是回家路上的寻常台阶。

文字：蓝彬、梁芷嫚、嚴栩華、朱欣悦、张敏婕  
图片：受访者彼得提供  
指导老师：谌知翼  
总策划：刘丹凌、郭小安、汤寒锋



彼得在英语角里分享书稿